

● 朱光雪

老 墙



572

-4

老 墙

朱 光 潜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老 墙 LAOQIANG

朱光雪 著

责任编辑：戚积广

封面设计：李肇宏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

9.625印张 2插页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

200000字

白城市造纸厂印刷厂印刷

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印数：2000册

定价：3.65元



朱光雪，原名朱广学。1946年生于吉林省德惠县雾开河畔小村。长大在松花江边扶余城。初中毕业，下乡种地、教书。1980年调白城地区《绿野》编辑部至今。

1979年入作协吉林分会。

1987年毕业于吉林作家进修学院。

惨淡经营十数年，发表小说近百篇。偶有获奖，欣然自慰。

仍笔耕不停，体味着过程。

Qaz16/08

目 录

过 失	(1)
老师，光荣属于您	(14)
不能忘记他们	(29)
半路夫妻	(42)
叶落归根	(52)
大甸情	(67)
晚霞在燃烧	(79)
泥 鳅	(94)
金 子	(107)
西门外发现古墓	(113)
绿树红墙和老头们	(129)
穿过茫茫的查干塔拉	(139)
夜 窃	(157)
大作将要发表	(167)
遗憾的结尾	(179)
小巷第一家	(186)
老 墙	(200)
异城留影	(213)

乡野的仇怨..... (223)

小说十题..... (234)

奔儿颇红

铁头赵

黑 丫

杀 狗

尿 炕

绳 子

孝 子

追 死

工 棚

磨 信

老人与老马..... (266)

瞑 目..... (277)

荒野的呼唤..... (284)

赌 德..... (294)

后 记..... (306)

过 失

十年刑满，潘德亮被释放回到了家乡——柳湾大队。多熟悉啊，静静流淌的镰刀河环绕着的这小小村落。路边那顶着露珠的蓝色马莲花，车辙上小小的车轱辘菜，都能勾起人许许多多记忆……

然而，潘德亮走在街上，却完全成了陌生人。十年时光，无情地在他那黧黑的圆脸盘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，把他那本来又黑又浓的头发变得稀疏可数。只有那强健的体魄还表明他才四十岁。

现在，潘德亮来到大队部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从玻璃窗望进去，只见办公室里有个女人正伏在桌子上写什么。潘德亮下意识地用手按了按左上兜，略微迟疑一下，还是推开了门。随着门响，那女人抬起头来——天哪！这不是？……两个人一时都惊得呆住了。那女人的脸是憔悴的，那双弯弯的眉毛，那对下陷的眼睛，以及那抽搐扭歪的嘴角，都明显流露出难言的苦痛……潘德亮的双手拢起到胸前，他的目光停在那女人脸上的一条伤疤上：从前额到左颊，一条很深的斜形的伤疤，象锋刃、象针刺，扎着潘德亮的心。

“你？……”女人脸色变得苍白，握笔的手也抖起来，她惶恐地站起来，“你是潘……德亮？”

潘德亮瞧见女人脸上的伤疤抽搐了一下，确信自己没有认错，这更使他慌乱不知所措，厚嘴唇蠕动着，他想说：

“你是黄桂芬吗？你怎么老得这样快呀？”可是，他说不出来，他把自己的视线避开，连看她的勇气都没有了。

黄桂芬更加局促不安，她捋了一下散在额前的短发，露出了过早显露的抬头纹，飞快地瞥了一眼潘德亮，马上也将视线避开，喃喃地说：“坐吧，你坐吧。”

“不，站着可以……”潘德亮突然醒悟过来：自己是刑满释放啊。他收回自己呆痴的目光，毕恭毕敬地站着，多余的两手仍旧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。

墙上的挂钟滴滴达达地走着，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蜜蜂，那嗡嗡声显得格外大。越是静寂时间就越显得难熬。

潘德亮终于想起自己是来干什么了，他把手瑟瑟地伸进左上兜摸出一张纸，递到黄桂芬面前说：“这个给大队。”

那是一张刑满释放通知书。黄桂芬接过去，神色慌乱地看了看，颤声说：“放这吧，回头我交给支书。”

潘德亮赶忙点头，也不知说了句什么，便退了出来。当他走到大门口时，听到屋子里传出了呜呜的哭声。

二

十年前那个闷热的伏天里。

清晨，雄鸡刚刚啼唱头遍，靠村西头一个小院子的主人

就爬了起来。

启明星还没有隐去，月亮在西天泛着寒冷的光。幽暗的曙色中，我们可以看得出，这是一个结实而又英俊的年青人。那一双浓眉下的双眼，闪耀着喜悦的光彩；那微微上翘的嘴角，流露着藏不住的快乐。他先是挑起那一对又笨又重的柏木水筒去井沿担水，水缸担得浮溜浮溜满；他又操起那轻飘飘的榆树条子扫帚，把小院扫得一根草刺儿不见。实在是没什么可干了，他就在窗前站定，眯起眼，看着那东方天际渐渐出现的一抹淡红，听着房檐上花喜鹊的叫声。

“德——亮！”随着这一声喊，东院康二婶进了院。康二婶是个热心肠人，村里哪家婚丧嫁娶也少不下她。现在，她一过来就数落开了潘德亮：“你呀你，真是个不拿事的人，今天办喜事，屯里屯亲也不吱一声！红白喜事是一家办的吗？再说你上无父母，下无姐妹，光棍一个人，不靠屯亲去靠谁？……”

潘德亮垂下头，自暴自弃地说：“咱成份不好，眼下正搞运动……”

“啥运动也得叫人娶媳妇。”康二婶不容他说下去，又数落起来，“你看你看，结婚连件衣裳也不换，一身臭汗怎么做新郎？快去换衣裳，我去叫几个人来，回头人家彩霞那头来了，总得典个礼呀……”

康二婶唠唠叨叨地出去了，潘德亮这才想起换衣裳。新花达尼上衣，毛料裤，穿在身上实在觉得不自然。潘德亮照照镜子，自己也很觉得好笑，干嘛非打扮一番呢？真是！

康二婶是个麻利人，不大一会儿就领来好几个人：南头熬二嫂，井沿大林媳妇，还有民办小学的王老师，他是康二

婶特意请来当“司仪”的。

这伙人一到，小院子里立刻活跃起来，大家分头动手：有往窗户上贴喜字的，有忙着烧水炒瓜籽的，王老师则伏在小炕桌上，铺开红纸，尽量按时新的办法写着典礼程序。这时候唯一闲着的就是潘德亮。他这儿瞅瞅，那儿站站，哪儿也插不上手，哪儿也搭不上言。康二婶看见了，又叫他过去，贴耳朵叫他去打些酒来，说是一会儿送亲的人来了，总得吃一点饭，喝一点酒；康二婶又问他准备下酒菜没有，潘德亮摇头说连想都没想。于是，潘德亮去打酒，康二婶便去张罗菜。

大约八点钟，女方的送亲车到了。按农村习俗，结婚总要抢个早时辰。送亲车来的已经不算早了，所以人一下车，康二婶就吵吵巴火地叫典礼。

尽管潘德亮的意愿是鸦默雀静，一切从简，但庄户人平素都没个什么热闹，这结婚典礼哪有不来之理？恰巧又正赶上吃头顿庄稼饭的时光，那些肩着锄头，光着膀子的庄稼汉都来瞧热闹，大姑娘小媳妇更是抢着往头里挤，叽叽喳喳没有一会儿安生。典礼的时候，正是那些年轻人恶作剧的好机会。这个要新娘子唱一支歌儿，那个要新娘子谈谈恋爱经过，把个新娘子徐彩霞弄得脸红得象个苹果，眼皮儿也不敢擦，自顾低头瞅着自己的脚尖。

正当这个小院子里溢满欢声笑语的时候，突然从院门口闯进来一伙青年男女，为首的是大队团支部书记黄桂芬。她，二十一、二岁，高挑个儿，红脸盘，双眉又黑又长，明亮的两眼里蕴含着怒气。她不顾及众人惊愕，径直来到新媳妇徐彩霞面前：

“彩霞，你，你怎么能？……”黄桂芬语调里交织着恼怒和惋惜，“你难道不知道他的成份？”

徐彩霞吃惊地张大双眼望着这个中学时的好友，等她说完话，一种强烈的自尊心却又被自卑感所压倒，她垂下头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“你怎么能自己往火炕里跳哇？”黄桂芬后悔莫及地跺着脚，“我回来就听说了，可哪想到婚事办得这么快呀！”

徐彩霞实在是受不了这审讯般的问话，她终于抬起那张涨红了的圆脸盘，软弱地分辩道：“我……我了解他。”

“咳！你好糊涂！”黄桂芬也涨红了面孔，“你自己看看嘛，外边贴着双喜字，屋里又炒菜又烫酒，大忙季节……这是哪个阶级那一套嘛！你是个贫农的女儿，咳！……”

这时，另外几个青年人早把窗上那大红喜字撕得粉碎，推搡着潘德亮叫他去“群专”。潘德亮看着徐彩霞被黄桂芬逼问的窘迫境地，硬着头皮跟黄桂芬求情：“桂芬，求求你……”

黄桂芬警惕的口气立刻变得十分严厉：“别来这一套，你大搞四旧，影响生产，必须到‘群专’去交待！徐彩霞是我们的阶级姐妹，我们有责任给她上好阶级斗争这一课！”

本来，康二婶等几个帮忙的，彩霞娘家送亲的，都在旁好言相劝，但事情一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，谁还敢吱声呢？谁敢担保不被一起拉到“群专”去领略一顿皮鞭子沾凉水的滋味呢？的的确确，在那个年月里，不用说逞英雄，就当一个人和事佬也是难啊！

于是，在相当严肃的气氛之下，潘德亮被带到“群专”

去触及皮肉，徐彩霞被“请”到团支部去触及灵魂。——可谓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。

三

太阳收起最后一缕晚霞，潘德亮才昏昏沉沉回到家。

院子里冷冷清清，一只大花猫叫着迎接他，想必早是饿了。潘德亮进了屋，屋子里黑洞洞的。他轻轻地叫了一声“彩霞”，没有人应，看样子，彩霞是还没有回来。他摸到水缸边，舀些水在脸盆里，把头扎进去洗了一下，顿时觉得清爽多了。可是，后脊梁上却钻心地疼痛起来，他伸手摸了一下，一道道鞭痕肿起来，有些粘，象是流了血。

他独自斜躺在小土炕上，目光呆滞地望着黑黑的屋顶。

他自己单独在这个小土屋里生活了将近十五年，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感到孤独、寂寞和苦闷。他恨他那个早已死去的爹，他也恨他那个在他十几岁就改了嫁的娘。他知道他爹的坟埋在什么地方，但他总是绕着它走；他也知道他妈嫁到了什么地方，但他从来没有去看过她。是啊，他们除了把他生到这个世界上，又给了他什么呢？爱吗？从记事起他就没有感受过。他们留给他的，是苦恼，是冷漠，是别人的白眼。他已经活了三十年，他很少唱歌，很少欢笑。许多事情他没有资格参加，因此，他学会了一声不响地干活。

那是去年冬天，全公社在镰刀河上修水库，潘德亮认识了徐彩霞。不，不是才认识，他们小的时候曾经认识。潘德亮记得多清楚啊！那一天，他从工地回工棚去拿工具，突

然，他发现正在冰窟窿担水的邻队炊事员徐彩霞滑下去了！他飞跑过去，幸好，因为水有二层冰，徐彩霞没有被吞没。但齐肩的水，她无论如何爬不上冰面来。潘德亮毫不犹豫地跳将下去，将她抱起来托上冰面，又把她送回帐棚……从打那，他每天都替她去担水，他不要她感谢，她也不会说感谢的话，就偷偷地替他洗衣服。他看出她是个好姑娘，但他不敢胡思乱想，不是不爱她，而是不敢爱她。是啊，谁叫你出生之前不很好地斟酌选择一番呢？如今，你一个地主的儿子，有什么权利去爱一个入了共青团的贫农女儿呢？但，超出常人思想轨道的事总是有的，就有那么一天，在镰刀河畔上，落日余晖中，胆小的姑娘大胆地向他倾吐了爱情。他先是吃惊，接着是羞臊，后来竟无声地哭了。

然而现在，他竟为此挨了皮鞭，彩霞也因为他，结婚第一天就受到委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爱情之花绽开得这么难？

房脊上，有一只猫头鹰叫了起来，很难听。潘德亮烦躁地翻身下地，走到院子里拣了一粒石子打出去，猫头鹰扑楞翅膀飞走了。

潘德亮刚要转身往回走，忽然有人隔着墙头悄声叫他，是康二婶。潘德亮走过去，康二婶塞给他两个热窝头，压着嗓子问：“彩霞回来了吗？”

“没……”说完这话，潘德亮才意识到天确实是已经很晚了。

“还没回吗？”康二婶的眼睛在暗中闪着光亮，“那个团员的什么会早该散了呀，你还是快去找一找吧！”

这一下潘德亮可心慌了，也忘了自己脊背的疼痛，抬腿就走出来。他先到了大队部，看门老头说：那个会早散了几个钟头了。

走出大队部，潘德亮心里愈发跳得不行，一时也不知该到哪儿去找。彩霞果真会回娘家吗？十几里路，不大可能。转念一想，何不到村外羊舍去问问老羊倌呢？彩霞若是回家，必须打那路过，老羊倌准能看见。于是，潘德亮又奔了羊舍。不料，这一下叫他心里更没底了，老羊倌告诉他：先前曾有个陌生的女子顺镰刀河边往上游转悠。潘德亮问准那穿着打扮，一点不错就是彩霞，可她现在在哪里呢？

月亮出来了，在云彩里时隐时现。河边上柳影幢幢，草木萧萧。夜鸟悲啼着，蚂蚱飞蹦着。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自有它的小天地，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风，吹得河水拍击堤岸，发出哗哗的响声。

潘德亮沿河边转了好久，也没发现半个人影，心里慌得几乎不能自制，眼泪就要流下来。

露水下来了，双脚踏在草棵子里，冰冷潮湿，柳梢滴下晶亮的水珠掉在脖颈上，冰冷钻心。潘德亮忽然觉得这地方好熟！啊——那棵嫩柳，不是他和彩霞边说着悄悄话边插下的吗？那水边的石头，不是他和彩霞并肩坐过的吗？潘德亮感到周身的血都在翻涌，他向那棵嫩柳走过去……

突然，潘德亮脚下踩着了一团团软软的东西，抓起来一看，他不禁脑袋“轰”地一声，心里猛地翻了个过儿，朦胧的月光下，那分明是他给彩霞买的那件浅花格子上衣，清新的草味中还透出轻微的汗气……接着，就有一张白纸从衣

兜中滑落下来，那是一封信，潘德亮抖着双手把它展开。

望着面前的河水，潘德亮呆住了。早已产生的、一次次被否定的不祥的预感，现在被事实证明啦！半晌，潘德亮突然发疯似地奔到水里，两臂伸开，五指朝天，大呼大叫：“彩——霞，你在——哪里？”

水从小腿没到膝盖又从膝盖没到腰身。猛然，一双大手从背后将潘德亮拦腰抱住：

“德亮，你可不能……”

回头看，是老羊信，潘德亮大哭起来：“大叔哇——”

当村里人赶到，七手八脚地把徐彩霞的尸体打捞上来之后，潘德亮却不见了。

四

“咣”地一声，大门关上了。潘德亮扑到“××公社群众专政指挥部”的木牌子上哭喊着：“平白无故逼死人命，你们不能不管啊！……”

不管就是不管，任你再怎样呼叫，也是不管。

潘德亮踉踉跄跄地插荒朝回走。他已经没有泪了，脚下也不管深浅，越发走得快。不知不觉，又傍着了弯弯曲曲的镰刀河，月光之下，镰刀河真象一把锋利的镰刀，寒光闪耀。

啊，你清澈的镰刀河哟，可曾记得：有一年，一个黄头发小姑娘在这儿洗衣裳，衣裳被水冲跑了，一个黑头发小伙子帮她捞了起来？

啊，你河边柔软的嫩柳哟，可曾记得：有一年，一个黑

头发小伙子在这割柳，遇上了暴雨，后来，一个黄头发小姑娘把雨伞借给了他？

这些久远的记忆也许淡漠了，然而那一年修水库，两个年轻人，一次又一次在你身边柳荫下说的悄悄话，你总该记得清楚吧？可是现在，镰刀河哟，你却如此狠心地吞噬了心爱的姑娘。小伙子现在正伤心地走在你的身边。他生后没犯过错，生前又有什么错？

潘德亮走着走着，忽然，就在离他不远的大路上，有一辆胶皮轱辘大车正朝柳湾方向狂奔着，夜深人静，车上女人苍老的哭声清晰地传过来：

“呜呜——我那可怜的孩子呀，你怎么刚出嫁就忍心离去呀？天哪，你睁开眼吧……”哭声撕扯着潘德亮的心。

马车奔过去了，远远传来马儿的悲鸣。

潘德亮的两眼象是两团火，他“噗”地坐到地上，用两手捶打着自己的脑袋。忽然，他一跃而起，撒开腿发狂地向村子方向奔跑起来，一只鞋跑掉了，他不知道，柳条抽着他的脸，他不觉得。

进屯了，从来慢慢腾腾的潘德亮，忽然敏捷得象一条狗。他绕胡同飞跑，很快就到了家；他从后墙翻进去，落地无声；他又摸进后门，在外屋里停下脚步。前门开着，院子里一片惨白如霜的月光，是什么东西哗哗响？啊——是那窗上撕剩的纸片，那原来是大红双喜字。门前，一块门板用土坯架起来，上边直挺挺地躺着个人，他当然知道那就是彩霞。然而，那已不是含笑望着他的彩霞，而是一具僵冷的尸体。潘德亮直觉得胸口象被刀子剐了一样一阵绞痛，他想扑过去大哭